

宋子文传



目录

第一章 特别家教..... 1

第二章 西方求学..... 9

第三章 哈佛学子..... 14

第四章 初恋风波..... 18

第五章 追随孙中山..... 22

第六章 中山逝世..... 27

第七章 宁汉分裂..... 33

第八章 歧路彷徨..... 39

第九章 屈服淫威..... 44

第十章 理财高手..... 50

第十一章 挥兵抗日..... 57

第十二章 母亲葬礼..... 64

第十三章 遇刺之谜..... 68

第十四章 蒋、宋交恶..... 74

第十五章 争取美援..... 79

第十六章 耳光风波..... 84

第十七章 柳暗花明..... 89

第十八章 中饱私囊..... 96

第十九章 毛泽东致函..... 100

第二十章 西安救驾..... 108

第二十一章 愧对少帅..... 115

第二十二章 兄妹抗战..... 121

第二十三章 宋、胡之争..... 126

第二十四章 蒋、史风波..... 129

第二十五章 外交风采..... 135

第二十六章 赴苏使者..... 139

第二十七章 残局难收..... 145

第二十八章 宦海沉浮..... 150

第二十九章 逃离大陆 154

第三十章 定居美国 158

第三十一章 噩梦醒来 160

第三十二章 “两个第二” 163

尾声 魂留异国..... 168

附录 本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 171

后记..... 172

第一章 特别家教

阳春三月，春染枝头，坐落在上海市郊的宋家院落，格外静谧。

院落别致，它大于上海一般人家的院落，倒像西方大户人家的别墅一样。院内有花园、果园、苗圃、树林、田园等。

宋查理之所以敢花重金置下这块地皮，盖上这么大的院落，是有着他的刻意目的。孩子是春天的花、秋天的果。孩子又是大自然的宠物，应该让他们投身于大自然。目的是为了孩子们自幼领略大自然的风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真正领略田园诗意。

在院中的一角，映着宋家父母和宋霭龄、宋庆龄及 3 岁的宋子文的身影。他们在指指点点，赏花悦目。

宋子文是宋查理在连续有了两个女儿之后的第一个儿子，生于 1894 年上海家中，这时正好 3 岁了。

“爸爸，这是什么花？”小子文问。

“康乃馨！”爸爸道。

“妈咪，你看这花多漂亮？”

“它叫美人蕉！”妈妈说。

“妈，含羞草在哪里？”

“噢，前面！”

小子文上前去触，它的叶片“唰”的一下收缩起来：“妈，它会变呀？”

“是啊，它是害羞的。所以名字就叫含羞草。”

小子文心里默念着“含羞草”。

“啊，那花怎么吊着开？”

“那是倒挂金钟！”

“爸，我想看看七色花。”宋庆龄道。

“啊，在那边。”

他们围着七色花，爸爸讲了一个有趣的童话：“七色花名叫富贵花，它之所以富贵，有篇日本童话说，在远古时代，一个穷人采到了这枝花，家境很快好了起来，要它变啥它变啥，馒头、面包、洋房、布娃娃等等，它都会变。后来，皇帝知道了，抢走了七色花，皇帝也想发财，也让它变。他要它变金银，七色花变成了一堆石头，他要变洋楼宫殿，七色花变成了一副棺材。你瞧，这七色花多有意思啊！所以善良是人的本来面目，今后不管到哪，我们都要以善待人，你们听懂了吗？”

“懂了……”孩子们喊道。

“走，咱们到果园去看看！等看了一遍，你们每人写一篇观感文章，登在咱们家庭的报上，好不好？”

“好的。”儿女们一呼百应。

……

晚上，宋查理正在看书、写字。

小子文上前：“爸爸，大姐二姐都不同我玩！”

“她们在干什么，知道吗？”

小子文摇摇头：“不知道。”

“那是她们在完成爸爸交给的作业哩！来，爸爸陪你玩好吗？”

“好，玩什么？”

“拍手掌，对儿歌！”

宋父像个孩子头，父子俩对手拍起来：
板凳板凳擦擦，
里头坐个大哥，
大哥出来买菜，
里头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烧香，
里头坐个姑娘，
姑娘出来磕头，
里头坐个孙猴，
孙猴出来蹦蹦。

.....

第二天晚上，小子文捧一束七色花又来到爸爸书房。

“爸爸，送你一束七色花！是妈妈让我送的。”

“好啊，我的胖小子！希望你和七色花一样长得水灵漂亮！”

“爸爸，你不是说七色花会变吗？”

“是啊，让你变个女孩，高兴吗？”

“高兴。”

“在我们家里，爸爸更希望女孩！”

“那我真能变个女孩吗？”

“傻小子。从今以后，你就是爸爸的通讯员了！”

“什么叫通讯员？”

“比如爸爸要姐姐们来开会。你把她们喊来，这就是通讯员。”

“是吗！”

“现在，爸爸让你做这项工作，行吗？”

“行，爸爸。”

“喊姐姐们过来开会好吗？”

“好的。”小子文高兴地道。

“好聪明的孩子！”

天真活泼的小子文跑到霭龄屋：“大姐，到爸爸屋开会！”

接着小子文又跑到庆龄屋：“二姐，到爸爸屋开会！”

霭龄、庆龄陆续来到爸爸的书房，爸爸和蔼地问：“昨天爸爸妈妈布置的写作‘观感’，你们都做完了吗？”

“做完了。”霭龄、庆龄齐声答。

“我的交给妈妈了。”霭龄道。

“去，把你妈咪也喊来。”

“好的。”霭龄像只蝴蝶翩翩飞去。

“给，爸爸，这是我的。”庆龄道。

“你们先拿着，一会儿你们要给全家人读读，看谁写得好！”爸爸道。

“那好吧。”

说话间，妈咪和霭龄也过来了。

“快找个地方坐下！”

大家找地方坐下，等着大会的开始。

宋查理开场白道：“大家都坐好啦，今天的家庭会开始。昨天爸爸妈妈给大家布置的作业，大家都完成了。很好。在我们宋家，应该有这种责任心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今后走到学

校，也应该这样。你们说是吗？”

“是。”大家回答。

“好，现在就请大家一一展读自己的作品。霭龄是大姐，请你先读吧，为弟妹做个榜样。”

“写的不好，请大家不要见笑。”于是霭龄站起来，带有几分感情色彩地读起来：

《忘不了，那株美人蕉》

你看它长得很美，像美人立在花丛。

你看它长得多高，像众星捧月，鹤立鸡群。

你看它长得像一株燃烧的火炬！像一片燃烧的云霞！

美人蕉花大、叶绿、健美，亭亭玉立的花茎上长着一簇簇四分瓣的大红花，有的花开了一个时期后，花儿就自动凋谢了。可它不然，常开不败。你瞧，它每个花茎上至少有三束花苞，而每一束花苞又有十多个花蕾，每个花蕾至少要开放十多天，这样算起来一束花苞要开放长达三个多月。然而这棵花茎的花儿还没有完全退妆，而另一棵新茎便再生了，一直延待到霜雪降落，寒袭大地。

我喜欢美人蕉，因为它有梅花的性格。

我喜欢美人蕉，因为它一年四季开放，把世界打扮得更加漂亮。

霭龄读完，大家一片掌声。

“下一个，是我们的庆龄小姐啦！”爸爸道。

庆龄站起来开读：

《我喜欢七色花》

爸爸的童话很多很多，

我最喜欢他讲的七色花，

七色花，多美啊！

要想变啥就变啥。

我要有一朵七色花多好啊！

没有别的心愿，

只想把外公、外婆的白发变黑发！

只想把爸爸、妈妈脸上的皱纹抹去吧！

只想留住一个青春的世界，

和我们欢乐的童年，

可是，七色花，你在哪？

大家又是一阵掌声。

“大家的作业都展读完了，我看都很好！”爸爸开始总结。

“不，还有我呢？”小子文道。

“你？”

“我还没表演呢？”小子文睁大眼睛说。

“你要表演什么？”

“是妈咪教的，我给大家跳个舞吧？”

“好，大家欢迎。”

小子文边唱边跳：

蝴蝶蝴蝶，

身穿花花衣，

飞来飞去，

采来花蜜……

大家又是一阵掌声，将全家的兴致推上高潮。

培育出伟人的父亲不可能是侏儒。宋查理既是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人物，又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典型父亲。宋查理对子女的教育完全采用民主的方式，教育从潜移默化开始，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关怀和正规的新式教育，赋予同样的社会责任心。宋家子女的童年、少年时代，就生活在民主氛围浓烈的家庭之中，并受到系统的宗教生活熏染。

宋查理对中国封建传统压抑个性，以循规蹈矩为贤明，对唯唯诺诺为老成的陈腐教育深恶痛绝。他认为这种教育的结果只能使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天一天地沦落下去。他心中只有一个宏愿，就是要努力将子女们培养成中国的林肯、华盛顿式伟大人物。

他屡次对人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 400 万超人。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他和妻子制定了一套现代型的教育方案，并为实现理想倾注了为人父母的大量心血。

尽管宋查理每天工作很忙，他始终把孩子放在心上。每天下班回来，孩子们都自动围上前去。“爸爸，一定给我们带好东西啦？”

“你们看，这是什么？”

“上海儿童报。”

“给我一份！”

“给我一份！”

宋霭龄、宋庆龄的文章赫然报上，大家都惊呆了。

“是我的文章！”霭龄兴奋地说。

“这是我的文章！”庆龄激动地说。

“查理，为了孩子，你的印书馆也派上了用场？”倪桂珍吃惊中露出了笑容。

“我让师傅们加班搞的，工序麻烦了点，下次改用打字机打吧！”

“让霭龄当你的助手，坚持办下去。每月一期，好吗？”

“好的。这是我给孩子订的英文杂志，你看怎么样？”

倪桂珍接下，过目。

子文 5 岁生日的那一天早饭后，宋查理把孩子们招呼在一起并告诉他们：“爸爸要出差，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们要听妈咪的话。霭龄，你是大姐，遇事要管着他们点儿！”

“好的，爸爸！”

“祝爸爸一路顺风！”

“爸爸，再见！”

爸爸的车子驶出大门后，妈咪对三个孩子说：“你们跟妈咪学刺绣吧？”

姐妹俩同声回答：“好。”

“我呢？”子文道。

“你帮妈咪缠毛线吧！”

妈咪哼着小曲，大家都唱了起来。

看谁心灵美，

看谁手儿巧，

小小银针飞，

绣出金凤凰。

……

“哎哟，刺着手啦，有血，我怕，疼死我了……”霭龄叫道。

妈咪走上前来：“不要怕，做事要细心，你老是风风火火的。妈咪给你包扎一下，休息一会儿，就好啦！”

“妈咪，爸爸经常给我们讲故事，你也为我们讲个顶好听顶好听的故事吧？”子文提议。

“讲什么呢？”妈妈理了理腮边的长发，露出了手腕上溢彩闪亮的金镯，妈妈随手取了

下来道：“就讲这金镯的故事吧。”

“金镯？”子文和姐姐们疑惑不解地接过来传看，最后又送到妈咪手里。

“你们知道这金镯的来历吗？”

“不知道。”姐姐们摇头。

“这是爸爸与妈妈结婚时，爸爸送给妈妈的。”妈咪开始讲了起来，“当初，这是你奶奶的嫁妆！也代表咱们家庭的荣耀！可是到你爸爸这一代，家境开始不好了。爸爸十几岁出洋时，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带，奶奶就把这副金镯交给你爸爸。临行时，告诉他：‘这是妈妈的心，你带着吧，想妈妈时就看看它；遇到困难时，就当它！’可是你们的爸爸出国十年，什么困难没遇见过，九死一生都挺过来了，就是没当金镯！有一天，他从老板娘家逃出来，分文没带，三天没吃饭，可是爸爸硬是挺了过来。它是妈妈的心，他不能让金镯在他这一代失传！就是这样，爸爸凭着这种坚强的毅力回了国，把自己的事业一天一天做大做强起来。如今我们家富了，这金镯的故事，可是永远不能忘啊！”

妈咪讲到这里，已止不住泪水潸潸。

孩子们也都动情地哭了起来。

“妈咪，我也学爸爸那样。”子文第一个向妈咪保证。

“好孩子，你们都要学爸爸，将来都会有大作为的。”

“孩子，你们去玩吧！明天，霭龄、庆龄可别忘记了做作业。”妈咪说道。

姐妹们和小子文都跑出了屋。

小美龄跑在最后面。

在弟兄看来，她是个多余的累赘，他们很想甩掉这“尾巴”，静心做自己的游戏。可是小美龄总随着他们跑，动不动就要脾气，以哭来威胁大家。

“咱们玩捉迷藏吧？”霭龄问。

“我也参加。”小美龄争先道。

“好！”

“剪刀、锤……”经过一番竞争，轮到小美龄坐庄找人。

“面对墙壁，闭着眼，开始数数！”霭龄命令。

“1、2、3……15。”小美龄数到15时，开始找人。她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人，便哇哇地哭了，去找妈咪告状！

妈咪安慰着她说：“来，妈咪跟你玩！”

原来，这是霭龄、庆龄、子文，为了甩掉这个尾巴，特意设下的计策，他们翻墙越过院落，到菜农的田野里疯去了。

他们尽情地欣赏着田野里的自然风光，一切都感到新奇。

“这是什么瓜？个儿这么大？”

“是西瓜？”

“又像是南瓜。”

大家轮着抱，谁也抱不动。

“来，我解剖一下，看看里面是什么？”霭龄取出腰间小刀，像爸爸切西瓜一样，在上面划开个三角口，取出一块，是黄色的，大家都尝了尝。

“这是什么瓜呀？太涩了，不能吃？”子文喊道，“它不是西瓜，我往里撒泡尿，教训教训它！”

子文的恶作剧开始了，撒尿后，又将“切块”盖上。

“你们在干什么？……”看瓜老人在地头喊。

孩子们自知理亏，呼啦一声跑开了。

半个月后一个傍晚，菜农抱着那个南瓜寻家告状。

老汉一进门，冤家路窄，就碰见了霭龄、庆龄、美龄和子文在院门里面跳皮筋。

老汉气冲冲地说：“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小洋奴，看你们干的这般好事！是谁把尿撒在瓜里的？”说完，将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对于这种意外，孩子们都呆了。

听到喊声，宋查理慌忙走出屋来。

“宋老板，你们的孩子把尿撒到瓜里，太不像话了！”

“有什么事，请到屋里讲。请你不要高声训斥孩子！”宋查理一派绅士风度。

“太欺负人了！”

“不就是一个瓜吗？是孩子重要还是你的瓜重要？你讲多少价钱？我赔。莫要惊吓了孩子！”

“20元，给钱吧？”老农道。

“再加10倍，算我赔情。200元钱吧！”宋查理当即从口袋掏出200元，“给。”

“不，20元都是我的气话，哪能要你那么多钱呢？”老农由怒转喜。

“我们都是邻居，孩子们嘛，请你原谅着点！这点钱小意思，别客气。”

“好，好，我收下。”老农转身对孩子们说，“刚才，都是阿拉说的不对，你们院子太小了，今后常到我们那里玩，有什么稀罕物，你们抱回家就可以了。”说完向宋查理鞠了一躬乐呵呵地走了。

当晚，家庭会照例在客厅举行。

宋父沉痛地说：“当年，我选择了这个避开闹市的郊区，作为父亲，主要是为了给你们找块玩耍的天地，能看到四季的美景。工人和农民是中国的主体，因主体而形成城市和农村。我是经商者，介于工人和农民、城市与农村之间。我们家也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目的是让你们体味出这其中的甘苦，更理解工人和农民的辛苦。做错了事，并不可怕。玩是你们的天性，可以尽情地玩，但是一定要知道农民的辛苦。唐诗中有句古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今后上学了，还会学到爸爸给你们说的这样的诗句。”

“爸爸，我错了。”子文低下了头。

“爸爸，那天，捉迷藏，他们跑到野外做坏事！我可没有参加啊！”小美龄向爸爸献好道。

“我的好孩子。不怪姐姐和哥哥，是我没有教育好他们，明天，你们在家等着，等我处理完公务，咱们一块观海去，好不好？”

“好，好！”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

翌日早晨宋家院落里，早早起了床的子文，跑到霭龄门前问：“爸爸不是领我们去观海吗？”

“一会儿，爸爸处理完公务就回来了。”霭龄道。

“啊，爸爸坐黄包车回来了！”孩子们一起围了上去。

宋查理和孙中山先生下了车。

“孩子们，这是孙叔叔给你们带来的礼物。”宋查理把礼物在手中晃了晃。

“孙叔叔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这是霭龄，这是庆龄，这是美龄，这是公子子文！”爸爸一一做了介绍。

“啊，几年没见，都长这么高了！”孙中山道。

“师傅，把车放在外面，到屋里坐吧！”宋查理道。

“好的。”师傅道。

“爸爸，你不是说领我们看海吗，什么时候去呀？”

“等我送走了孙叔叔咱们就去，你们先在外面玩吧。”

假期结束后，霭龄、庆龄去上学。

霭龄、庆龄坐黄包车，挥手向子文道：“小弟，下周再见！”

“再见！”5岁的子文挥着小手，转身又扑到爸爸怀里，“爸爸，我要上学！”

“你还小，等明年吧。”爸爸安慰他。

“我都识100个数了，还会背唐诗，说英文呢！”

爸爸拗不过子文，只好说：“好，我今天去学校联系一下，如果学校收你，咱就去。”

“好爸爸！”

得到入学批准后的子文欣喜若狂，像只花喜鹊似的跑到妈咪住房：“妈咪，我被批准了！”

“什么被批准了，慢慢说。”

“上学啊！”

“看你高兴的，什么学校？”

“马克谛耶学校。和咱大姐、二姐一个学校！”

“什么时候报到？”

“下周一，还有三天，你快给我准备东西吧？”

“好的，好的。”

“这是爸爸特意为子文买的箱子。”庆龄拎着一个新箱子走过来。

妈咪把子文需要带的新衣服和课本之类统统装了进去。

子文看着装得满满的箱子，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周末的晚上，全家为子文上学开了个家庭晚会。

晚会上霭龄报幕道：“明天，小子文要上学了，为了祝福他走上成功，迈入新生活的第一步，经爸爸提议，特开此晚会，为小弟送行！现在晚会开始！第一个节目二重唱：《飞向明天》。表演者：查理和霭龄。”

歌词是：

飞向明天，

飞向明天，

明天的阳光更绚丽，

明天的鲜花铺满地，

明天，是希望的象征，

明天，是收获的季节，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们要做明天的主人。

飞向明天，

飞向明天，

明天的校园欢歌多，

明天的日子更快乐，

明天，是希望的象征，

明天，是收获的季节，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们要做明天的主人。

妈咪弹着钢琴；庆龄吹着口琴；子文敲着牛皮鼓。

音乐声中，渐渐映出霭龄和爸爸歌唱的笑脸；妈咪的歌唱；庆龄的歌唱；美龄的舞蹈……多么热闹的局面。

宋家的晚会是每周必开的。正是这样，宗教、田园、钢琴、歌声、英语和民主精神，使这个家庭与当时中国千万个普通家庭相比较，处在一种“世外桃源”的优越环境中。既有基督教严格的生活秩序，又有和谐、欢乐和诗情画意的气氛，使孩子们从小就受到高尚情操的熏陶，培养出他们独特的品性：多才多艺、文雅善良、热爱生活、追求真理、厌弃邪恶。正

如宋查理教育儿女说：“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身为男人应该有为事业而奋斗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

周一的早晨。

子文入学的一天终于来了。

在此之前，子文一直为上学的事缠着父亲，顾不上别的，只有到了临出门上车时，他才显出有些难过。敏感的父亲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最后征求子文的意见，是不是要留在家里，现在决定还完全来得及。

“不！”子文坚决得毋庸置疑。

全家人聚在门口发表意见，妈咪一再表示，让这样小的孩子一人离家去上学，实在太残忍了，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子文说：“既然决定了，我绝不改变主意！只是……只是……”，他转向宋查理，“有吃茶点的时间吗？学校的饭好吃吗？”

“这是美国学校，他们做的比我们想的都好。”宋查理道。

妈咪把一篮子的美味食品交到宋查理手上之前先让子文过目，那里面有鲍泽牌黄油软糖和黑色的巧克力，这都是子文平时最爱吃的。子文一把抱住不肯松手，宋查理费了一番口才替他拿过来。一切都已妥当，子文身穿苏格兰方格呢短上衣，绿色灯绒裤，贴在父亲身边，像男子汉一样走向黄包车，走向那大千世界。

马克谛耶学校。这是当时上海一所有名的外国双语学校，所招收的全是国外贵族家的子弟。

宋查理亲自带子文到了校长室。

校长海伦·理查森小姐打量着这个穿着入时的子文，开玩笑地用英语问他是不是真想上学？子文也用英语执拗地回答说：“我想上学胜过一切！”

“好个有志气的孩子。”子文的回答使理查森小姐着实吃了一惊。

理查森小姐又说：“这样吧，查理，就让他作为一名寄宿生暂试读，看看他能不能适应。先报个名吧。”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请多多关照。”宋查理道。

“爸爸，下次不要再送我了。”听了校长的夸奖，子文故意表现自己。

“好的。”宋查理吻了子文一下。

由于学校没有同样年龄的孩子，子文由理查森小姐单独专门上课。理查森小姐有时带子文上街溜达，街上的孩子看见这个中国小男孩跟外国人在一起，就一齐高叫：“小洋奴，小洋奴！”子文伸出舌头向他们做鬼脸，吓得孩子们连连后退。

为了减轻子文想家的压力，理查森小姐不得不兼做类似于幼儿园保姆的工作。她常念一首美国儿歌教宋子文唱。子文是个顶聪明的孩子，他不但会唱儿歌，各门成绩都优于外国孩子。尤其是他的动手能力更优于其他孩子，这是理查森小姐所欣慰的。后来在 1945 年宋子文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在美国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理事成员国会议时，利用会暇看望理查森老师时，满头白发的理查森女士乐得合不拢嘴道：“子文是我当时最优秀的学生。”美国不少报纸刊出“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宋霭龄一下成了美国新闻人物。宋子文要向大姐看齐，决心要到美国求学。路遇不平，宋子文敢顶“小日本”，让众人称赞。

第二章 西方求学

周末的傍晚，宋查理乘坐的美国“吉普”驶进小院，便被孩子们围了一圈。

“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文静懂事的庆龄为爸爸打开车门，美龄和子文、子良、子安拉着爸爸的手，宋查理下了车。

“爸爸，你答应我的事忘了吧？”子文问。

“什么事呀？”

“爸爸不是好爸爸，上周末你不是说给阿拉买个口琴吗？”子文撅起嘴。

“有此事！”宋父认真地安慰子文说，“不是阿爸说话不算数，阿爸确实太忙了。今天，孙叔叔来了，我们只顾说话，把公子的大事给忘了。”

“为什么不把孙叔叔带回家吃晚饭？”庆龄问。

“他与爸爸一样忙。下次爸爸一定请他来！你们喜欢他吗？”爸爸问。

“喜欢！”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爸爸，妈咪还等你吃饭哩！”庆龄提示道。

“好，咱们吃饭！”宋查理道。

这是一桌丰盛的晚餐。

全家人兴高采烈地围在桌旁。

宋父目扫一周，道：“怎么，子文不见了，跑到哪里去了？”

宋母道：“子文在生你的气呢！你答应他的事，就应该做到，要么不说，要么说到做到。”

“我不是忙嘛！”宋查理说完站起身向子文的房间走去。子文正躺在床上佯装看书。

“子文，子文，都是爸爸不好，爸爸向你检讨。”宋父把子文扶起来，“明天，我保证不让你失望行吗？”

子文不情愿地跟着爸爸回到餐桌上，背着爸爸做个鬼脸，引得大家嗤嗤发笑。

“笑什么？”宋父问。

“我们男孩子都对你有意见！”子文单刀直入。

“什么意见？”

“这不是秃子头上爬苍蝇——明摆的事么？三姊妹和三兄弟间，阴盛阳衰嘛！”

“没那回事。”宋父摇摇头道。

“妈咪，你是杆公平秤，你说说？”子文用目光盯着妈咪。

“我看子文说得有理。”宋母不假思索。

“什么有理？”宋父追问。

“让子文把话说完。”宋母道。

“她们出国的出国，要提琴给买提琴，听说爸爸又为二姐联系出国求学的事。我们三兄弟间似乎是天外来客？是另外个爸爸养的。”

“哎，你们三人还小。等你们一个个长大了，我也一视同仁吗！”宋父很激动，“再说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妇女地位很低，比如出国求学吧，我们宋家要成为第一个，这是爸爸的刻意追求，外界舆论已经非难我了，你们理解我好吗？你要提琴的事，爸爸不是答应了吗？”

“不，我要的不是提琴，是口琴。”子文道。

“我也要口琴。”7岁的子良道，“让哥哥教我吹。”

“我也要口琴。”5岁的子安也学着说。

“好，三个。明天兑现。”

这时子文又对坐在身边的宋美龄道：“小妹，这口琴不像你的提琴，是我们哭出来的，哈哈。”

“好啦，好啦，咱们吃饭了。”妈咪催促道。

“霭龄来信了。”宋父突然从兜里掏出信来。

“来，让我看。”妈咪迫不及待。

“不，你的英文还差点劲。让庆龄给大家读吧？”

“我的英文好，我来读！”宋子文不示弱道。

“要得好，大让小，让子文来读！”宋父把信交给了子文，子文站起来：“各位听众，子文电台开始播音。这是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位女孩给全家的亲笔信。请注意收听。”子文用流利的英语开场道。

亲爱的爸爸、妈妈、妹妹、弟弟：

全家好。

今天是圣诞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自从来美国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们。前一段，我见到了受慈禧太后派遣，率团来美考察教育的温秉忠姨夫。见了亲人，使我激动不已，一肚子话要说。但当晚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设宴招待中国教育考察团，时近黄昏，温秉忠姨夫要立即赶往白宫，便带了我一同出席。我是幸运者。你们为我高兴吧！

宴会开始前，罗斯福总统在休息室先会见了中国代表团。总统的侍从和随行官员有几十个，再加上一大群新闻记者，官场的排场不同一般。当罗斯福和姨夫温秉忠等一一握手时，摄影记者的镁光灯“扑扑扑”地闪个不停。我还从未见过这样隆重的场面，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又想到自己并非代表团成员，一时不知作何姿态。当罗斯福到我跟前时，就有些想往后退。姨夫及时走过来，向总统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外甥女，她目前正在美国自费留学。她对您非常敬重，渴望见到您，我今天把她带来了。”罗斯福听了这番恭维，又见我是位 15 岁的中国妙龄女子，心情极好。他久久拉住我的手仔细端详。接着露出满脸笑容问道：“姑娘，欢迎你来美国留学！能跟我谈谈你对美国的印象吗？”

我见总统并没有怪罪自己混进代表团的意思，反而对自己更亲切，一时的羞怯早已忘得无影无踪。我不等翻译开口，就用流利的英语做了回答：“总统先生，美国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

罗斯福听了，立时显出了美国人惯有的优越和自豪感。他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是啊，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也是最著名的自由之邦，任何人到美国来，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罗斯福不说此话犹可，一说这话，我立即想起了自己初来时旧金山的痛苦遭遇。我不顾一切地反问：“总统先生，您怎么能说美国是自由之邦呢？我为求学而来，刚刚到旧金山就被官员粗暴地拒之门外，竟在港口的船上耽搁了四个星期……”

姨夫一听我扯到这个话题，顿时慌了，急忙给我递个眼色，示意我不要在这种场合讲这件扫兴的事。但这时我被勾起的旧事激怒着，哪里还顾得了许多。姨夫又去扯我衣服后摆，我抽出握着罗斯福的左手，一把把姨夫扯衣服的手推开，回头嗔怪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扯我干什么？我想这事绝不是总统的意思。”我盯着罗斯福又问，“把一个 15 岁的女孩拒之门外，这不会是总统的命令吧？如果有美国姑娘到中国，她们绝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今天我把这件事告诉总统，会有助于总统杜绝下面的混乱，更好地治理这个国家。”

敏锐的记者们早嗅出了这段小小插曲的新闻价值，他们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涌到前面侧耳倾听我激昂的谈话，并当场在采访本上“沙沙”地记下了整个过程。休息厅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罗斯福总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我童言无忌的直率问话弄得十分尴尬，面红耳赤，低声

咕哝了一句：“噢，我很遗憾！”便迅速离开我，转身出了休息厅。

一些记者感到这件事比例行的官方招待会更有报道价值，他们争先恐后地挤出门外，赶回去抢发新闻。

第二天，美国不少报纸登出大字标题：“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就这样我第一次在美国成为新闻人物。

读到这里时，宋父插言道：“了不起，我们的霭龄见到美国的总统了！我们全家人为她祝贺！”在宋父带领下，家人鼓起掌来。

“子文，继续往下读！”宋父又道。

子文接着读道：

我现在可真想你们，现在我这伤感的情绪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刚读完的米切尔的《飘》吧，唉呀，真把我深深地震撼住了，郝思嘉的经历给了我一种不胜今昔之感，岁月的残酷无常，沧桑变化使得人生显得如此悲凉，我被郝思嘉与白瑞德的乱世之恋深深地感动着，也对他们最终的结局感到万分遗憾和惋惜，我非常钦佩这个女作家非凡的手笔，竟把女主人公的感情经历描写得如此真实细腻，如此引人入胜，如此非同凡响！我以前看过由《飘》改编的《乱世佳人》的录像，现在我还想再看一遍，妈、爸，我现在要崇拜那个女作家笔下的白瑞德了！嘻嘻！妈，我就知道你又要笑我了！可我不是追星族对吧？那白瑞德可是一一直在书里面呢！我打算过几天连他带书买下来呢！

另外，遵父所嘱，关于庆龄来美上学的事，我又与母校联系了一下，像我一样，只要国内英语考试过关，这里是没问题的，主要是爸爸的面子。

祝全家安康！

想你们的霭龄

子文读完后，道：“我也要随二姐去美国读书！我也要见美国总统！”

“你还小啊！”妈咪道。

“在爸爸、妈咪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子文噘起了嘴，“不嘛，我要去！我的英文成绩是全班第一名。”

在庆龄、美龄出国后的第三年，宋子文，这位宋家的长子，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英语考试关，在父亲的帮助下，顺利地办妥了去美国求学的一切手续。

出国的前一天，宋母把宋子文唤到跟前。

“孩子，明天你就要走了，妈咪有病怕是送不了你了！”妈妈说着说着泪水止不住掉了下来。

“妈咪，阿拉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子文也泪珠潸潸。

“子文，到了美国要照顾好妹妹美龄，她还小，妈咪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妈咪说着把手腕上的金镯取下来，送到宋子文手中，“这是妈咪的一颗心，带着吧，想妈的时候，你就看看它(她)。”

子文收下点点头：“谢谢妈咪。”

“到了美国后，见了你大姐代我问个好。路上要听你姨父姨母的话，到哪随哪，遇事要有主见。和为贵忍为高，处事要理智，不要心血来潮。对老师要尊，对同学要爱，多交朋友，少树对手。见荣华富贵不卑不亢。莫受不义之财，不结无义之友。住宿不要靠窗睡，自己一人不要走夜路。事事切莫逞强。学知识莫要满足，学到知羞处，自身才能强。行走千里可别忘了家乡的热土，儿啊，今天早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妈咪用手绢揩着泪水。

“妈咪，阿拉全记下了！你要保重身体！”

191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

上海英联港码头。海风送爽，刚刚露出红红胖胖的圆脸，还未施放出淫威的太阳，挂在远方的海平面上。水的反射，形成上面一个太阳，水中一个太阳，好看极了。

一艘“满洲”号太平洋邮轮鸣叫着，缓缓调舵、转向，离开码头；码头岸边送别亲友的人流在含泪挥手致意。

“再见了，孩子！”

“再见了，爸爸！”

“爸爸，阿拉已经不小了，不要为阿拉担心了！”伫立在护杆前的宋子文挥手向亲人告别。此时他没像姐姐那样，把眼泪掉下来！

“爸爸，请你多照顾妈咪！”

“你们回去吧，我们会照顾好孩子的！”温秉忠夫妇也向宋查理一家挥手致意。

轮船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航行。对于第一次在大洋中旅行的宋子文来说，眼前一切都是那么神奇，那么新鲜，又那么妙不可测。确切地说，宋子文还是个孩子，对他将要去的那个国家充满着憧憬和幻想。想入非非的他，对自己未来的计划充满信心。

“满洲”号迎着霞光，乘风破浪，很快驶入了公海区。宋子文和姨母依窗而坐，望着远逝的故土，心有依依之情。然后他又把目光转向前方五彩缤纷的霞光，射出万道金针、银针，然后又化作一圈圈夺目的光环——那里不就是未来的希望吗！

海水是蓝色的，蓝色的海底又是深不可测的。然而那蓝色的希望又像这蓝色的海底。

坐在宋子文旁边的姨母问：“子文，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好孩子，别想啦。车到山前必有路。来，咱们吹吹口琴散散心好吗？”

“好，好，咱们一块吹。”宋子文答应了她。

宋子文像只欢快的鸽子，返身去行李架取口琴。这时，一个大浪打过来，船剧烈颠簸，差点儿跌倒在行李架前。

“姨母，你先吹一支吧！”宋子文把琴交给姨母。

“还是你先吹一曲让我和你姨父听听。”

“好，我吹。”宋子文也不客气，把琴放到嘴边，试了一下音符，便吹了起来。

那琴声由低转高，由弱转强。时而如淙淙小溪流汨，时而如骏马奔腾，时而又如三江翻滚……姨母听出来了，这是一支美国有名的歌曲，叫《亚格里溪的瀑布》。歌词的大意是：

在那古老的大地，
在那原始的森林，
有一条绿色的瀑布。
像银河飞流落下，
像绿缎迎着晨霞。
百丈悬崖之上是她的娘家，
汇入大海却是她的婆家。
千仞万壑挡不住她的足迹，
一路高歌，一路风尘，
不怕身子摔成水花。

说实在，姨母是喜欢这首歌的。只觉得他吹的曲调太高了一点，有点儿硬邦，叫人不好接受。这大概与人的性格不一样，所以听起来反响也不一样。可是宋子文却美滋滋的，摇着头用脚打着拍子，合着他那兴致。

“来，我也吹一曲让你听听。”宋子文吹完，姨母接着说。

姨母吹了起来，调子低了八度。琴韵悠扬，其声婉转。正像她本人一样——姿容婉丽，服饰荣华，多情善忧。她吹的是一首中国的《思乡情歌》。歌词是这样的：

穿上花裙子，
蹬上高跟鞋，

那是谁呀？

那是我。

走在长街上，

惹得众人瞧。

长街无尽头，

我走啊走。

一直走到天过午。

最后回到家，

还是爸妈亲，

还是家里好。

“吹得不错哇！”坐在后面的温秉忠姨父扭过头搭讪。

“姨父，你也来一支吧！”宋子文说。

“我要吹，非把你们吹跑不可。”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吹，懂吗！”温秉忠姨父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宋子文又要求姨父介绍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温秉忠也不客气，侃侃而谈起来。

“哎哟，我的包袱被人偷去了！”轮船快到达日本岛的时候，头等舱一位日本乘客喊道。叫不出名字的大个子船长，这时闻讯赶了过来，问道：“包袱里有贵重东西吗？”

“有，有。”

“什么东西，能说出它的名字吗？”船长走上前。

“这，这，叫我怎么说呢？有首饰，还有……”原来这位日本乘客丢的东西也是刚从上海盗回来的一件罕世文物——玉镯。

宋子文下意识地瞧了瞧自己手腕上的金镯。

大个子船长见这位失主当着这么多的乘客不愿说出，马上给失主使了个眼色，到了他的办公室，方知是一对中国皇宫国宝——清朝玉镯。

头等舱的全体旅客都是怀疑对象，当然，也包括宋子文了。“满洲”号被日本人扣在神户港三天，真是岂有此理。

乘客等不及了，纷纷起来造反，向日方提出抗议。别看宋子文平日恬静，遇到这种不讲理的事他也敢站出来，据理力争：“一个人丢了东西，就惩罚全船乘客，不让开船，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假如我们中国人丢了东西，让你们日方赔给黄金，你们干吗？”

“对，小伙说得对！”全船乘客立刻声援。

此时，宋子文又要站起来讲话，坐在旁边的姨母，扯了扯他的衣襟，示意不要再讲。在异乡他土，多心眼的姨母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宋子文愤愤不平地坐了下来。

全船乘客被宋子文的一把火点燃起来，纷纷向日方当局抗议。也许是日方做贼心虚，当他们弄清玉镯的不明来历，马上命令开船，向全船乘客做了让步。

一场闹剧结束后，受了辱的“满洲”号开出了神户港，向美国的旧金山驶去。时值 8 月，天高气爽，海有多蓝，天有多蓝。几只海燕，从海面窜向湛蓝的天空，不时地发出几声低鸣的叫声。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共和国在望了。在华盛顿塑像前，宋子文暗誓：我要努力学习，将来做中国的华盛顿！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第三章 哈佛学子

到了美国的宋子文，在姨父温秉忠的帮助下，很快办理了就读哈佛大学的入学手续。姨父又到当地邮局向远在大洋那边的宋查理拍去“子文入校就读，勿念”的电报。作为清政府驻美教育机构的使者——温秉忠，这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亲爱的，他们兄妹还没团圆呢？”姨母提醒姨父温秉忠。

“饭得一口一口地吃，事得一个一个地办。明天我就安排。”

兄妹团圆是在一个落霞的傍晚。

宋庆龄接到姨父的电报，高兴得连午饭也没吃，便匆忙向老师请了假，找到了宋美龄。宋美龄正在做作业，一听哥哥来美国就读的消息更高兴了，连蹦带跳的，活像个小天使。是啊，骨肉亲情的思念，使他们多少次在梦中团圆。如今化为现实，怎不令人兴奋！

“哥哥来了，太好了，我又有保护神了。”宋美龄乐得直拍二姐的肩膀，“他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去见他？”

“瞧你高兴的样儿，吃饭了没有？”

“饭可以不吃，哥哥不能不见！”宋美龄道，“二姐，你快说话呀，急死人了。”

“他在哈佛大学等我们，我也是刚刚接到姨父的电报。”

“我们现在就去，好吗？”

“好的。你收拾一下。”宋庆龄看看表，“时间来得及，还有一趟末班车哩。”

.....

波士顿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夕阳西下的波士顿，犹如一部童话世界。街道整齐，楼房新奇，给人印象是城内的绿地较多，空气新鲜，市容整洁，耳目一新。说起来，波士顿也是美国的一座文化城，很多著名的一流大学都集中在这里，亦称“大学城”。宽广笔直的马萨诸塞大街把城区分成两半，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坐落在大街两旁。哈佛大学，也称“马路大学”。宽广的马萨诸塞大街横贯学校，可见学校规模之大。文、理、工等许多学院散落在以哈佛广场为中心的街道两旁。据美国教育界人士统计，美国的名人和伟人有 90%以上出自“哈佛”。其中历届总统中有六位毕业于“哈佛”。“哈佛”威望之高，其地位相当中国的北京大学。而麻省理工学院亦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

哈佛大学校园，风景如画，绿树成荫，建筑多是古色古香，走进校园，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纵深感。

一娘同胞的宋氏三兄妹相会于“哈佛”，自然有一番感慨。

宋庆龄深情内向，宋美龄喜形于色，宋子文却滔滔不绝。

中西文化的背景融于他们的言谈；大海的波涛令他们眼界大开；父辈的故地又令他们感慨万千；各人追求不一，又映射各自独特的个性。

“爸爸、妈咪好吗？”宋美龄迫不及待地问。

“爸爸蛮精神，就是妈咪身体差一些。”

“什么病？”宋庆龄问得认真。

“老毛病。她的心脏不好，还不是想你们想的？”宋子文说到这里，忙去打开行李包，“妈咪给你们捎东西了。”

“这是小妹的，好吃的东西。”宋子文忙着分发。

宋美龄高兴地接过来，欣赏着道：“我更想妈咪！”

“这是二姐的新衣服，给。”

宋庆龄接过来，“妈咪想得真周到。可是她的病……”